



1978年，作者离开沈阳时与同学的合影。右一为作者。



2014年11月14日，作者与沈农附中七八届二班的同学36年后再次相聚。第一排左六为作者。

家庭相册



我俩的结婚照

张希文/图

这张照片，是52年前我和妻子的结婚照，当时未婚妻在滦平师范教书，我在承德师专工作。那时我28岁，已属“大龄青年”了，我的婚姻问题也成了母亲的心病。当她得知我有了结婚对象后，就频频让哥哥写信催我们回家完婚。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和未婚妻商量一下后认为，现在怎么结婚？要什么没什么，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可是又想，恭敬不如从命，所以一放寒假，我们就各背着自己的行李，分别从彼此的工作单位回我的老家北京平谷了。

父母、哥嫂已将我家的老房子腾出来，哥嫂要搬进去住，让我们住他们的好房子。老房子又低又窄，近百年了，我们姐弟5人都生长在这里，房顶四壁都熏黑了。我征求未婚妻的意见，她说，咱们住几天就走人了，还让他们费那个事儿干啥？我也是这个意思，于是老房子就成了我们结婚的新房子。

说是新房，但没一样是新的，屋似黑洞洞，土炕十来没换了，炕席大窟窿小眼，屋内空空，什么陈设都没有，只有一条快散架的长条桌和长条凳。要说没一样新的也不是，因为我俩的被子是“一面新”，即被面是新的，大红花的，很鲜艳；还有一个脸盆是新的。这两样是凭结婚证买的，至今结婚证上还写着“被面、脸盆已购”。我们也没做新衣服，只是棉裤换成了绒裤，外面罩上了干净的单裤。

父亲用劈柴劈了一大垛劈柴，把我们的炕烧得滚烫，还扒了一大盆火炭，放在炕屋取暖。屋内虽没有取暖设备，也是暖烘烘的。母亲将炕席擦得干干净净，铺上褥子，上面压上了“一面新”。我和新婚妻子就这样过夜了。

我们以为这就算结婚了，可母亲却说不行，怎么也得给亲戚个信儿，让他们来吃一顿。我说您一给亲戚信儿，村里的亲朋好友就都来了，您还有多少粮食，让他们来了吃了你们以后吃什么？春耕生产怎么搞？母亲说那怎么办？要不就贴副对联表示一下吧。我说这倒还行。母亲买来大红纸，我写并贴上了：上联是，一个脸盆办喜事；下联是，两张被面把婚结。横批是，秘密结婚。母亲不识字，不知写的是啥，看了高兴地说：“挺好，挺红火！”我们都笑了……

图片故事

36年后的相聚

周鸣文/图

42年前的冬天，刚刚上小学4年级的我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分配到沈阳农学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些有着不同特殊历史背景的家庭从祖国各地走到了一起，其中还有海外华侨。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我们这群来自天南海北，南腔北调的孩子与当地的小朋友结下了终生难忘的友谊，培养了我们的特殊情愫。后来，我们又随着家庭的迁徙陆续离开了曾经给我们留下过痛苦与欢乐相交织的地方，一别就是36年。

2014年11月14日，在初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这些有

着特殊情感的同学，终于相聚在分别了36年后的母校——沈农附中（当时沈阳的学制延续了前苏联的学制，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小学与中学连读）。

36年的风风雨雨人生路，布满坎坷，写满沧桑……当年的幼稚少年、天真女孩，如今已经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从加拿大、深圳、南京、北京出发，沈阳我们又来了。下了火车、走出机场，迎接我们的是鲜花、笑脸和拥抱，激动的心情和满脸的泪花。一句“欢迎你们回来”，暖流涌遍全身让人觉得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一句亲切的小名使我们想起了童年；

一句久违了的绰号让人倍感亲切，一句“我们是同桌”让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拽回到36年前。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庞，让我们这些已经年过半百的人忘却了36年的烦恼、沧桑与坎坷，一下子年轻了这36岁，找回了幸福的童年时光！

同学几年时间短暂，我们笑过、我们闹过、我们苦过、我们却依依不舍。曾记得，运动赛场同学为班级获得名次时的欢呼雀跃和无比的骄傲；编排小话剧，争先恐后出谋划策个个都是小导演；简陋的教室里，一条长凳三个人挤着坐，书桌上画着楚河汉界的粉笔印；学农劳动中，我们

顶着刺骨的寒风挥锹抡镐挖河泥、积肥料，通红的小手磨满了水泡，从小就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质；送别落实政策回归原地的同学时，大家含泪挥别，依依不舍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终身的财富。

童年时光，我们彼此在特殊的年代相遇，顽皮打闹亲如兄弟姐妹；

青春岁月，充满着年少时无邪的欢歌笑语，即使离我们远去却依旧无法忘怀；

天命之年，共同祝愿镌刻在记忆里的画面永不褪色，我们的故事和友谊永远没有终点。

青春岁月
泉水般的少女时代

陈玉霞文/图



手捧着这张照片，我们又回到那个泉水般的少女时代。照片中左边第一个就是我，另外四个是我最好的姐妹。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初夏的星期天，我们几个跟随父母从北京调往山西宁武国营长城机械厂长大的女孩，正在芦芽山下汾河发源地的山沟里清清的泉水旁嬉戏时，被随行的男孩抓拍下了这个美丽的瞬间。凡是在“三线厂”里长大的孩子们一看就知道，因为我们这些工厂子弟都是跟随父母，从全国各大城市自愿到这里的，也许是受父母的文学艺术细胞的遗传，我们特别喜欢陶醉在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中，所以一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到山里写诗作画，常常把银铃般的欢声笑语洒遍了山间。

我们常常和小草跳舞，和山雀对歌，与野花比美，和野蘑菇赛香。你看在镜子似的山泉映照下，我们那青翠欲滴的少女之心，包括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憧憬以及对美的追求，都情不自禁地凝聚在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上。有的在意味深长地幸福着自己的“小秘密”，有的在精心地设计着自己的“小计划”，有的在泉水里欣赏着自己的巧脸蛋儿；有的在情不自禁地偷看一眼对面走来的那个暗恋的男孩儿。所以我们才笑的是那么的灿烂、自然、专注和投入。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那真是一幅“原生

态”呀！

当时，尽管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走出大山一次；尽管我们经常像不甘心寂寞的泉水，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想去看看远方的大海，可现实只能让我们浇绿了山脚下的小草。我们每天与寂寞为伍，和大山作伴，可我们并不沮丧。虽然我们看不见大海，可我们总是能想象到大海的模样，自己就是那只暴风雨中的海燕。因为在我们的血液里，一直活跃着父母爱生活追理想的基因。你看照片里的我们，在松树环绕、泉水叮咚、鸟语花香的梦境里，指着彩虹就是爱，捧起野花总是情。走在哪儿都是一脸的灿烂，保持着舞台上的最美造型，身体微微地向前一倾，那湖水般的明眸，永远凝视着的是前方彩虹般的憧憬。

现在回想起来，那每一张笑脸都有一个心动故事，每一个凝眸里都给日后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传说。直到在不久前的同学聚会上，当我们把各自笑脸背后的“青涩之恋”公布于众时，顿时笑得我们前仰后合肚子疼，真是如临其境，一个个的双眼都激动的模糊了。

当我们回头看人生的时候，正因为有了那个充满憧憬的年代，和自己的父辈一样，我们才把自己的青春和终身，献给了走出的一座大山，而又迈进了另一条深沟的三线厂里，我们无怨无悔。

